

午夜

他站在楼顶，用力地吸了一口烟，然后像抛弃过往一样抛弃了烟蒂。惨淡的月亮敬畏着他，可他却不屑于看那月亮，哪怕一眼。

夜风是属于都市的。霓虹灯将冰冷点燃，也将宁静灌醉。带毒的凌晨两点刺在他脸上，疼得要命。

但他没有动，既没有从这该死的地方逃离，也没有朝生活挥舞拳头。他只是看向这座不夜城，用神明一样平静的眼睛。他觉得自己正面对着一个庞然大物，一个由垃圾、脏话跟荷尔蒙组成的怪兽。真丑。

片刻，他又掏出一根烟。烟头被不知什么东西染黑了，但他满不在意地将其点燃，好像火星能够驱散一切不洁之物一样。实际上呢？这点小火苗，除了尼古丁之外什么也带不来，除了清新的空气之外什么也带不走。可这里，怪兽的鼻子之下，还有清新的空气吗？

他忽然想起了昨夜碰到的女妓，她曾说过自己身上的气味很好闻。他没跟她做，更没给她钱，他想不明白为什么这个没有心的女人要说谎。他并不相信爱情，更不相信那东西能够穿透二手烟的恶臭。

他猛吸了一口，烟头短了四分之一，一点灰烬在茫茫夜色中消融了。

时间还早。在这里生活的人容易忘记时间、忘记身份、忘记信仰，可他不会。不该忘记的东西他不会忘，他忘不了。什么时候月亮将落下，什么时候太阳将升起，这些事情他刻在了手臂上，刻在了全身的肌肉中。除非他死，被抛入来世，否则他决忘不了。

他还活着，他知道自己还活着。

靠什么证明自己还活着呢？财富能证明吗？烟蒂能证明吗？月亮能证明吗？这些东西和那个妓女的肉体一样，只是沦为消耗品的死物而已，只是人用以苟活的工具而已，只是这头怪兽的食粮而已。

总有一天，这些东西将被吞食殆尽，连一点灰烬都留不下。然后这怪兽自己也将沉沉睡去，不再醒来，并且在梦中吃掉自己的手、脚、内脏、骨骼。

在这片原野之上，掩埋的终究只是一段被人忘记的时间，一段单薄的、脆弱的、充满疼痛的时间。无论是过去，现在，还是未来，都在慢慢地被尸体与泥土埋入虚无。

回过神时，烟头上的火星已经散去，留下一点余温，并立即被时间洗去了。他满不在乎地扔掉了它，并朝它啐了口唾沫。好吧，它连尼古丁都没办法再带来了！马上我们也将一样，在抛弃尼古丁的同时抛弃自己吧！

马上。马上就要来了。

他知道那该来了。被定义在终点的什么东西。无论它叫“审判”、叫“结尾”、叫“she精”还是叫“死亡”，它都是会来的。很快，一眨眼的工夫，之后就再也没有了。所有的期待，所有的希望，所有的怨恨，所有的痛苦，都在那之后消失了。它来了。

他知道，凌晨五点到了，太阳马上就要升起。他转过身，拿起自己的扫把和垃圾袋，走下楼去。

初稿写于19.8.21

文 微言蚁&磷酸RvZi

